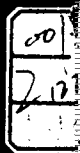


四明叢書

張宗祥



錢忠介公集卷十一

契家後學全祖望編次

縣後學張壽鏞校補

南征集一

詔

擬頒曆詔

自古帝王撫辰疑績必重曆數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
是以鳳司龍紀馮相保章必察五部定四時參祿天地
以爲民紀王者敬授人時若此其重也屬遭喪亂解國

春秋曆數之承罔知攸寄子稽諸曩典祖宗盛時歲以十月袞冕聽朔閭闔門開衣冠拜舞今余一人猶在正統一綫敢不夙夜惕厲以毋墜我皇祖之緒用擇今日頒布監國三年大統曆曰於天下文武將吏以下分授有差嗚呼曆者歷也五行以勝衰爲雌雄以承乘爲子母剝窮而復天地之心歷盡乃見又曆者律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子季冬殺氣相併而音尙宮宮者黃鐘之律也應十一月其子明年日母爲戊揚雄曰戊癸爲宮其于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萬物滋于下

也以其日占其律以其聲處其氣然則士卒同心師出
有功俾百姓休養生息合在于此繇是言之狼弧將滅
翼軫重興必有貫珠聯璧以爲休徵者黃帝之得寶鼎
有虞之符玉曆非余一人所可庶幾爾諸臣戮力有年
曾謂高高弗回其聽爾諸臣尙念茲欽哉故勅

擬監國鷺門詔

余從鷺門移蹕茲土賴天地祖宗之靈廷臣協謀將士
戮力連江諸處漸次芟夷復我衣冠之舊爾百姓得脫
湯火之中譬如赤子遠離將見慈父母爲慈父母者宜

何如其噢咻之顧余寡昧蒙蔽日深山林隱逸之士誰肯從余遊者典型未樹民多愁歎強敵在邊烽火不息百姓東西奔走不得保其室家皆余不德瘼此下民追念往事痛憤無已漢宣帝有言士民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余恪遵祖憲新復縣邑分設令長招集流遺俾斯民獲有幹止有撫綏稱職者余能尊顯之若其衰庸貪殘重爲民患爲父母如之何國有常典余弗敢貸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諭

擬諭高州道

余惟泮宮之詩有云翩彼飛鵠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
我好音夫鵠鳥異類桑椹微植猶能感動豈有本朝三
百年仁澤翔洽貫輸乃竟不能移根北枳變氣春鳩者
哉比者滿洲屠裂種類流徙青兗楚豫江浙之間所在
蠭起卽以閩論余與建國弭節三山旌旆淩雲舳艫噓
水三山窮蹙縋城乞降上游則有王安建曹威武雄兵
十萬踏翻秦岱蹴倒崑崙八閩則有陳德容汪碩德勁
旅千軍鎔鐵爲關排雲作陣金衢諸處飛檄奏功福寧

一城稽首歸命余方決百川以流穢開三面以祝禽苟
有來歸便與湔祓文則道臣潘映婁州守宋若蘇縣令
錢階武則總兵涂登華方國慶李成虎艾元凱湯蘭或
列五等之爵或賜將軍之號或仍其舊職或錫以崇班
爾等未之知乎茲特遣冠軍將軍謝朋前往招諭爾高
州道某身爲監司職司表率鎮將以下可臂指使牧守
諸人咸呼吸通苟能率臂來歸還可不失富貴嗚呼忠
臣嶺上名表垂珠俠骨墳邊香留紅草爾等讀書豈不
羨慕何至一旦便爾乖離固知去夏而夷非心所使不

遠而復於義斯安今其時矣可以歸乎若其狐疑不早
自擇後失徒悔羸角何施禍福之門於茲決矣爾等三
思欽哉故諭

擬諭福寧州文武各官

屬天未悔禍胡馬猶嘶閉城壁險各競尋常城內之民
惘惘然如鹿豕環城四外牛犢化兵維暮之春新畝弗
問俾我民夫婦辛苦墊隘骨盡髓枯猶不得已聽鴻雁
之哀歌不能寢食茲以天地之靈宗廟社稷之福遐邇
易心福寧州一區已復冠帶斯民得出湯火之中余甚

慰焉所恐拓邇已廣軍需孔亟蠲租復賦事平輕議其一切虜中虐政悉行除去與民更始知州宋若蘇已加部銜仍復原職卽著加意撫綏以稱爲民父母之意振威伯涂登華卽轄所部兵馬另聽調遣不得鹵掠爲民患苦所在義師著都督張時任王公哲等嚴加挑選可用用之不可用汰之毋以疲兵蠹餉重累吾民且使執戟者轉而之南畝民其有天乎鄭西各官當念天下一家不得互爭門戶語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諸人宜體此意諭到著御史吳明中徧行宣諭俾遠所谿谷山澤

之民咸諭朝廷德意毋忽

擬諭長樂百姓

自虜肆虐天怒人怨耘夫牧豎爭叫呼而起持白梃而擊者十室而十蓋甚於亡秦之世也長樂義士暴骨久而未下余甚憫焉茲以天之靈賴宗廟將士之力殘虜自逃得復舊邑肆太祖高皇帝德澤遠迄永永無疆虜焰內燁固自應爾今特飭官義將士務體余哀憫元元至意必使草木不驚市肆無改其虜中虐政一切蠲除與民更始事平之日別議免復其有將吏不約飭士卒

恣縱奸掠與民患苦者廉實以聞三尺具在余不敢私
欽哉故勅

擬諭長樂城內百姓

余惟東奴肆虐蒸庶瘡痍親率六軍張皇撻伐鳴鐘入
雒秣馬會睢無非欲出深熱之水火納百姓於休和明
諭屢頒有如皎日近王師攻圍長樂義旅蜂起聲合響
應環山踰嶺罔不奔趨獨爾城內之人甘爲游釜之魚
仍作負嵎之虎豈忠逆之分固不在遠一坏之隔遂以
大別哉比諜者知城中望漢更切雲霓所恐將士修怨

屠戮生靈身家之念豈獲自己余聞斯言彌用怛悼若
使該將罔顧王法惟念私仇是謂以暴易暴以燕伐燕
豈稱王者不殺之仁大武止戈之義哉已特遣官齎勅
馳諭開門之日不許妄殺一人其殺虜開城者賞格如
前嗚呼順逆之分明於星日禍福之界判於毫釐慎勿
令光光之下還疑荆棘蕩蕩之天自生雲霧也布告中
外咸使聞知

擬招諭閩省文武官員檄

余聞朱鋹貝冑荆楚是懲玄甲絳旗穹廬爰掃魯頌著

其明徵漢史炯其前鑒矣若夫嶙頭鐵面或興暴於皇
年鉤爪鋸牙猶流殃於夏甸昔搏擊驅除不遺餘力未
聞蛟龍之屬反見辱於鯨鯢鸞鳳之羣反稱臣於梟獍
乃如之人胡覩斯面今粗論事勢憬爾蒙心昔劉淵部
落僭號漢年氏羌酋豪縱橫晉代然而司馬之業不亡
正朔之歸猶在自此南北分天江淮割地雖島夷索虜
彼此互譏而衣冠望族咸歸江左迨至蒙古入主中國
然而雍髮之令元史無聞則知變夏而夷胥人而獸自
書契以來強胡內戾未有若今日之恣者也我太祖高

皇帝驅除元孽被沐中原衣冠萬國禮樂吾民恢之以
帝絃更之以化瑟其巍巍也如彼其光光也如此夫何
傳世之統曾不半周翦焉傾覆一朝斯及始則賊氛喪
我英君繼則胡塵蒙我嗣主嗟我人斯弗謀弗迫如彼
流萍牽連而去芙蓉鏡下猶是舊日郎君荆棘樹邊不
念故時宮闕言之悲矣心傷瘁矣此卽戮逆賊於咸陽
執叛子於雲夢雕形鏤面醢骨糜肝碎首縣車燒臍照
市固有常典豈曰淫刑余又體上天好生之德遵帝王
宥罪之仁憐爾等同類并辜怛焉內疚用開一面薄示

三章方今水師百萬浴日凌雲其餘義旅千羣剗荼奮
鏖北則蔡將軍虎視於青齊西則李將軍鷹揚於關陝
荆楚之地則何定興踞其上流吳越之墟則黃威虜承
其半臂加以胡人慘夷之法毒於亡秦兇暴之心過於
乳虎參之人事揆以天心胡人滅亡寧待再計而爾等
猶魚游沸鼎之中燕巢飛幕之上稱爲明哲豈不悲哉
爾等原非廩竹生不空桑聞城樓之長嘯咸有歸心聽
老嫗之吹簾誰無去志故國旌旗異鄉風景對此悲悵
如何可言所以鍾儀不忘楚奏廉頗思用趙人人之情

也寧不然乎爾等或先世名門或沿邊舊部或苟且以圖存或委蛇以紓禍寧無李陵報漢之心豈乏章子入秦之事又況非朱鮪之讒無張繡之痛何嫌何疑而甘爲犬羊之僕妾不念先人之髮膚哉爾等生長禮義之門漸漬詩書之教一旦口袍通踝胡靴過膝有髮如尾易冠而笠坐臥念之何以爲形若翻然內應斬賊圖功前諭所頒有如皎日策之上也解甲投戈剪辮受吏雖請灰釘終焚輿櫬策之次也變易姓名竄山棲谷勅令將吏勿復窮追又其次也若乃包藏禍心遷延去就鷹

眼猶存鵠音不革盡忠報胡死而後已恐白龍堆上不
勒義士之碑鴨綠江邊難湔忠臣之血古人有云伊摯
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爲賢爾等生爲叛逆之
人死作淫昏之鬼不亦惑乎余茲大垂矜恤開諭爾等
若有迷而罔悟大兵一到玉石俱焚聽鶴之歎空躑躅
於今茲牽犬之悲徒吁嗟於此日俱歸火樹同赴湯池
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爾諸人等唯各三思余言不
再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勅